COLLECTION

DE GIDE

游记卷

由权　朱静　等译　花城出版社

纪德文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乍得归来……（3）
第一章　洛贡河上……（4）
第二章　回头路……（27）
第三章　二上洛贡河……（36）
第四章　二宿马萨人聚居区……（55）
第五章　穿越荆棘丛林·马鲁阿，阿杜姆离去…（69）
第六章　莱雷，宾得，比贝密……（79）
第七章　莱依布巴……（98）
第八章　恩冈代雷……（120）

放弃旅行……（143）
阿尔及尔（国家要塞）……（144）
布萨达……（147）
阿尔及尔（卜利达）……（152）
比斯克拉……（161）
回返……（172）

漫游土耳其……（175）

布列塔尼游记……（198）

乍得归来

由权 译

第一章 洛贡河上

二月二十日

我们乘三艘篷船[①]离开拉密堡。现在是往回走了。沿洛贡河缓缓而上；河面宽度看上去和塞纳河大抵相同。水位很低，当地人宁愿用长篙撑船而不用桨。他们四人在前，四人在后，有节奏地俯身，直立：这样我们便失去了听他们唱歌的机会，那些歌专配短桨更有规律的节奏；不过这几乎无声的前进倒可少惊跑猎物，让我们得以与云集岸上的鸟儿靠得更近。

在小船席篷（shimbeck）形成的狭窄隧洞里，并不太热，船行得这么慢，却维持着美妙的穿堂风。躺在一张长椅里——白天，它占了折叠起来的行军床的位置——我重读《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诙谐有余而深刻的机智不足。像点缀在织物上的闪光片。谐中缺少庄重。

二月二十一日

晨曦未现我们便上路了。薄雾蒙蒙，将洛贡河两岸染成银灰。这儿河岸不像沙里河那般浩瀚无边。沙质的河岸朴素无华，但蔼然可亲；河岸线平直，没有一丝蜿蜒曲折。岸上许多灰绿

---

① 篷船是一种 9 至 12 米长的小船，由螺栓连结的几片铁板做成，篷船中央常常有一席顶保护，它顶端弯成拱形，形成隧洞，这便是 shimbeck，夜里，在这下面搭起行军床；床旁刚好能摆个放衣服的窄窄的马扎。——原注

色灌木，和法国的柳树柳条相仿。依此类推，还有些伪水田芥，假柳叶菜，勿忘草的仿作，车前草的替身，仿佛角色和戏码都没有改变，只是换了演员。哪位将扮演玄参一角儿呢？……有时，出现一种植物，和法国的同科，同族近亲，凤仙花便是这种情况。是故我几乎感觉不到身处异国他乡，尽管有时我们国土上的名角儿在这儿沦为龙套。一处风光若要显出异国情调，就必须有某种躯干挺直、形状规则的植物的身姿，诸如棕榈、仙人掌或宛如烛台的大戟之类，因为在我们所处的北国，除了某些针叶树，就没有能和它们相提并论的树种了。

经过周密安排的旅行有个缺陷，便是没有留下多少冒险的余地。然而，我们的仆役乌特曼的第一位主人（可能是行政官员努米拉？）竟然被河马撞上，丧了性命。我们现在正接近出事地点。有人指给我们看，就在距此不远处，一群这种庞然大物，有三十来只，挡住洛贡河的去路，当地的独木舟都不敢再往上游去。不管怎样，继续前进，走着瞧。

自从离开拉密堡，我们便以猎物为食，不是野鸭便是珠鸡。我有个习惯，爱在想象中邀请一个朋友，有时是个陌生人，来分享我的快乐，今天早晨，我便和佩斯基杜[②]一起打猎，当然，他不大会想到我是最先钟情于他的创作的人。这些人还有马塞尔·德·科佩；在阿尚博堡，作为消遣，我们一道重温他过去的文章，那时，还无人或几乎无人注意这些作品，——是的，我邀佩斯基杜和我们品尝这道“鲁昂风味”和野鸭，要他告诉我，可曾吃过更香的美味。

高草遮住了骤陷的河岸。树丛绿得更深，其间猿猴云集，我们一靠近便一哄而散。大树向水面俯下身躯，在河流冲刷下，树根裸露，形成洞穴。昏昏然前行，慵懒惬意，水光潋滟……

[②] 约瑟夫·德·佩斯基杜（1869—1946）：法国作家。——译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珠鸡呼唤啼鸣，远处一群卡唐堡[3]……我们上了岸，寻迹蹑踪，可很快便被如许新景奇观吸引过去，全然忘了打猎。

有些树大得让人瞠目结舌，不过不像赤道森林中的巨树，一眼望不到树尖。这墩实粗壮的大树，树干四周有一大片浓荫遮蔽的空地，树摊开巨人般的枝干，在空地上面延伸，将它团团围住，仿佛要撵走所有的植物。这些枝杈变成弯弓，穹隆状，远处枝端垂下来，触到地面。在这些赏心说目绿荫庇护的空地上，我们小憩了片时；可是，一走出来，立刻陷入杂乱无章的枝叶之间；我们时而弓腰，时而以膝当足，时而干脆匍匐而行；爬了一刻钟之后，便完全迷失了方向，又没有方位标，若不是从不迷路的当地人陪着，我们永远也回不到船上了。

以为热带地区的虫鸟总是披着鲜艳的盛装，这真是天大的谬误。就连这儿的翠鸟都是黑白色的，只有形状让人忆起昔日诺曼底的翠鸟，蓝天，拉罗克[4]小溪不时发出的淙淙清响，此情此景，我的心中总要迸发一声赞叹。

舌蝇总是纠缠不休。我们既不能把它们消灭，也不能把它们哄走，人几乎看不见它们。它们叮的疙瘩并不太痛，可时间一长，便让人心烦意乱。

四点左右，河马登场了。它们的大鼻头划破水面。我们数了数，有七只，可能还要多。它们差不多同时喘气。我们的船停下来。马尔克朝它们开了两枪后，便让人带着驶向彼岸，希望靠近它们。我在河边一个树干上坐下来，几乎正对着他。一只来喝水的大猴向我走近。

我拉着乌特曼到原野上去。数不清的蝈蝈盖满了高高低低

---

[3] 羚羊：马的阿拉伯名称。——原注

[4] 纪德母亲的老家。——译注

的树木；我们走近矮灌木旁，它们便一齐飞走，密密麻麻的，大声叫着。而栖身大树上的就不怕我，树底下，椭圆形的细小弹雨连绵不绝，那都是蝈蝈的粪便。

高高的衰草，小径纵横。多刺的灌木，各种动物的足迹，尤其是狮子的脚印；但我们却只见到猴子或珠鸡。噢不对：一群卡唐堡，远看像小马，到河边去饮水。壮观的落日，衰草、天空、河流都镀上金色。我们所在之地正是洛贡河大转弯处；面前展开一片沙滩，我们要在那儿过夜。太阳刚落山，天立刻暗下来：原来是蝈蝈部落又向东方转移。它们过境足足用了五分钟。

景色不那么空旷、模糊了，而趋于协调，整饬。

二月二十二日

河岸有些陡峭。岸（乍得这边）[5]上，一些戽斗水车吸引了我们——不然给这些升降仪取什么名儿呢，简易天平梁，一头提只容器，一头吊平衡锤，抵消从河中取的水的重量，并且不费劲地将水升至需要灌溉的田地那么高。这种初级机器再原始不过，再精巧不过，具有维吉尔式的优雅。一只大葫芦充当容器。

一个土著忙着提水。另一个忙着分水，他一锄下去依次掘开、关闭一个个小泥闸。水先从葫芦中倒在筛子上，这样田地不至被落水冲塌下去，而能保留原来的坡度。整块地略微倾斜。地里种的是茄子。这么一块不太大的地，就有六部戽斗水车，每部之间相隔二十来米。我详尽地记录这些是因为在任何乍得纪行中也未见提及这些机器。

---

[5] 洛贡河将赤道非洲（乍得殖民地）和喀麦隆分开。——原注

在洛贡比尔尼[6]（过去的卡尔纳克）停歇。苏丹乘独木舟前来迎接。蓝袍，蓝眼镜：手执涂了靛蓝的牛尾，作为蝇拂。四种乐器齐鸣，欢迎我们：两只鼓，一种类似单簧管的乐器，一只可以拆卸、极长而细的小号：它发出响亮而充满泛音的声音。

一所医院，现有六十个病人，医生兼预防保健科主任不在，医院现由三名土著管理。他们宣称，就是到了第三间歇期的锥虫病也能治愈了。印象极佳：井井有条，整洁体面；四台显微镜；记载明晰详尽的登记簿。显而易见，他们想要达标，想要一应俱全、满足需要。

沿河各种各样停靠站。徒然搜寻河马。我们在一座开阔的小沙洲上过夜，不会受到狮子侵袭。据说在邻近的荆棘丛林里狮子为数甚众。

二月二十三日

咄咄怪事：我们溯流而上，洛贡河变宽了，可表面看去河水并没变浅，流速也没减慢。两岸分开，地势下降，周围地带仿佛陷了下去。我多想看看洛贡河涨水时的情形，据说，那时它变成一片汪洋，其间散落一块块小绿岛，相隔都很远，各种动物都逃到岛上去。将近正午，我们停在洛贡加纳（东岸上）。我下了篷船步行前往。村子很大，位于河边阶地上，四周环绕着带雉堞的墙，有一定高度。我们经过一道小门洞走进村子。雉堞上落着秃鹳，俨然哨兵一般。连着七个雉堞上就有七只秃鹳。它们一动不动，身材高大，真会以为是草扎的。据说涨水时，河水会涌上来冲击墙根。房屋较高，时而是圆的，时而是方的，乱七八糟堆在一起；曲曲折折的小巷，不规则的小广场，

[6] 在喀麦隆。仅次于古尔费依的最大的科托科族聚居地。——原注

忽地冒出一棵大树，下面荫蔽着一个小市场。一股难闻的鱼腥味散播到整座村子。贩鱼是本地主要生意，每家小院里都可见到大大小小半干的鱼晾在柳条编的筛子上。

我买了一马克（值三枚五十生丁的硬币）；本地还有些马克在流通——可当地人不太看重马克，因为它不能拿去纳税。

忘写遇上一群鹈鹕了——先遇上的那群。我数有十五只。它们像天鹅一样安静地划行，待我们一靠近，便飞起来，不过飞出五十来米便又落下来。它们不如我在植物园（哪国的？）见过的漂亮，也不及拉封丹提到的漂亮，拉封丹描述得那样好。这里的鹈鹕或灰或白（我想灰的是幼鸟），但翅膀镶着黑边。我好像记得其它的通身是白，色调偏肉色和淡黄色。

而今天下午，午睡后，就在河中央一块方寸大小的沙洲上，见到整整一大群鹈鹕，有一百到一百五十只。我们登上岸好从那里拍摄它们。这些鸟真是不太怕人，打跑又回来。马尔克一刻钟前打死了一只。真不应该。这种动物太友善，太缺少介心。手下人今晚将把它切碎，用它的皮连带羽毛做成软帽。

晚上停靠在另一座村子。杜布尔（德国地图上标的是迪威尔）。

村子浮在大片封闭地带中间，墙外环绕着一片树头榈。秀丽如画，洛贡河一条浅浅的支流淌至村边。沼泽，热病，蚊子。

二月二十四日

几乎一夜未眠。不时突发啪啪的击水声。仿佛就在我的篷船旁边有人在洗澡，或是有猎鸟在劫掠河中猎物。终于我不胜好奇，起了床。天又潮又冷。岸上篝火几乎熄灭了。有时某个萨拉人咳嗽几声，直起身吹一吹将熄的木柴，而后复又睡去。半圆的月亮悬在空中。我说过吗，我们的篷船已经深入洛贡河一条浅浅的支流。再往前点，在村子围墙下，河便到头了，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沼泽。搅得我不能成眠的声音是鱼儿的蹦跳嬉戏声。它们为数之多，有时有些地方的水仿佛沸腾了；月光下依稀可见它们半露出水面，互相追逐或猎捕昆虫，纵身跃起又啪地落下，激得水花飞溅。紧贴水面，一些奇怪的大鸟来来回回，飞行无声而诡谲，我怎么也没认出是什么鸟。四只大涉禽，是巨鹤、秃鹳还是大喙巨鹳，从空中飞过，伸着脖儿，蹬直脚，发出嘶哑的长鸣。我猛然醒悟，那些贴水面飞的是蝙蝠。

今天早晨，洛贡河基本与我心目中的形象相吻合。晨曦将喀麦隆一侧岸上的沙子和黏土镀成金色，形成一块不大的峭壁悬崖，崖顶长满芦苇。不时冒出几株树头榈；天水湛蓝一色。东岸地势低些，岸上一株绿草，篷船擦着它驶过时，发出轻轻的丝般柔滑的声音。

在一大块落满凤头麦鸡（？）的河滩上，砰砰两枪，打死打伤十一只，随从中一个黑人追赶上去把它们捡回来；余者密密麻麻地飞起，逃之夭夭。

我们停在一群渔夫旁边。两个驾独木舟的孩子去田野上取回几堆钓钩，那是他们怕给抢走，见我们靠近，去藏起来的。在洛贡河对岸，遇上另一群渔夫。他们极其殷勤友善，送给我们一条大肥鱼，我递给他们一张一百苏的钞票，他们深受感动，千恩万谢。

一座一贫如洗的村子（喀麦隆），捕鱼季节，村里偶尔住些雇来的人或从莫斯古姆来的人。所有女人，连最年轻的，双唇和双耳上都戴着薄片——不是木质的，而是银的（或许是白金的）。这些薄片尽管还不及瓶底大，样子还是丑陋不堪。

三点左右到达科莱姆。为何地图上标得那么大？实际还赶

不上昨晚的村子。风景异常别致。村中有四处腐水塘；一座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绿糊和浮木。半环着城市，不过是在城墙里面，有一大片水塘，雨季里肯定会与洛贡河沟通。这片宽阔的水塘，与洛贡河平行，流进城里，过了水塘，又是城市，就像马尔蒂格[7]的情形一样；再远点，过了池塘和池塘那边的城市，又可见洛贡河，然后是河对岸。从古尔费依到这里，我们还没见过比这更令人称奇的景致。

不过我仍坚决主张不住在科莱姆。毗邻这些腐水，我害怕。日落时我们重新上路，后来在月光下航行。很快，沙洲在望，我们就可以在那儿吃饭，扎营了——回到篷船床上之前，我在沙洲上写了这些。

沙洲上，我们的艄公们为过夜安排起来，各种迹象显示，夜里将会很冷。昼夜温差二十度。我说的还是阴处的温度，而他们就在大太阳底下干活卖苦力，又总是一丝不挂。真弄不清他们是怎么顶住的（有些人顶不住）。一堆堆火生起来，他们围在火周围。有的四仰八叉躺着，有的蜷缩成一团，腹部冲着火焰。一张席子盖两人，背靠背，各自面向一堆篝火。他们事先在沙子里挖个坑，躺进去后，用席子盖住周边，这样可以更好地避风——幸好风还不算很大。要是刮起风来，他们就会着凉病倒。我怎么也不信，如果某家“商店”卖被子，这些“什么需要也没有”的人会不买。我找了找，看有什么可借给他们的，结果给他们送去我的粗布床单（在阿尚博堡，我们让人用皮的取代了它）。其中一人赶紧接过去。可是他们有二十七人，我只能满足一人。

[7] 法国罗讷河口省首府。——译注

尽力用寥寥数语[8]让人“感觉”到这座小小的金色沙洲之夜超凡脱俗之美，小洲水天环抱，四处孤独奇特。有时一群大涉禽呼啸而过，像夜班快车一样：它们翅膀扇动之声可闻。

二月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

一连数十里地不见一棵树；河岸刚刚露出水面。日益呈现出沼泽地风光，如同我在《乌有国游记》第二部分中描绘的一样。一些沙滩上野鸭成群，很难靠近。有时有整整一大群。朝鸭群中开了数枪，打落十二只。有些仅仅受点伤，飞回水中，船一靠近便潜入水里。尤其有一只，我们开了五枪，它扎进水中，身体一起一伏地游，到远处又露出来。我们想结果它。最后它已失魂落魄，可还往水里扎，三个黑人游水追过去，费了好大劲才在芦苇里找到它。每发一枪，只要打中了，他们就从船中跳下，跑着、游着，赶紧冲向猎物。多么善良的人！我多想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也许他们在嘲笑我们，笑我们没打中。可他们的兴奋多么迷人，他们的笑声那么爽朗，那么清脆；他们的微笑中一天比一天多些信任、亲热，我差点要说：温柔。我也越来越依恋他们。马尔克在一片被火烧过的荒原上追踪一群 am’rais，追了半天才打死了两头。比另一天打的罗贝尔羚羊大些，但形状和皮毛都不及那头羚羊可爱。本来一头就够我们全船人吃了，可他们一块肉也不会剩下，还能把今天打的十八只鸭子消灭光。这些鸭子并不全是一种，有的和鹅一样大，嘴上方有个黑肉冠。它们的肉全都味道鲜美，我甚至说不出可曾吃过更香的美味。

我也打死一只飞行中的灰色怪鸟，头顶羽毛细而白，嘴很

---

[8] 和前面同样的注释（参见《刚果之行》），我不能重写这段笔记，也不再想人为地重新扩充这些回忆录。——原注

长，红宝石的大眼睛，黄色的腿几乎和涉禽一样长；大小与小嘴乌鸦一样。

卡泽雷；村子也许不太穷，但脏得无法形容。有些地方的土就是垃圾粉末。居民看上去却健康幸福。没有雅司病，没有疥疮；总之皮肤很干净。

庭院中和一些小广场上，有棵树煞是好看，——尤其一些巨大的埃及姜果棕，分枝繁多，外观具有强烈异国情调。两三天来，看不到舌蝇了，从而也没有了锥虫病（那为何没有牲畜？）作物极少。居民靠捕鱼为生，马鲁阿人拿来黄米作为交换买他们的鱼。我们扎营的河边有许多蚊子。这只是洛贡河的一条支流。今天上午我们离开另一条更大的支流，到明晚才会又航行到那条河上。那条支流，水太深，无法用篙撑船。反常的是，越往上游走，洛贡河的水量似乎越大。

马泽拉；最后一座科托科人的村庄。今晚，马尔克往机器里装胶片时，我走近一群正随鼓点跳舞的孩子。好不容易驯服了几个小家伙。不过，由于掺进了钱的问题，那些母亲强拖着她们的小鬼来，希望得到一枚十苏的硬币。大部分时间，小家伙们拼命嗥叫。必须慢慢地重新获取他们的信任。

二月二十六日或二十七日

五点三十分便起床；而七点左右，多么丰盛的早餐！麦片粥，冷鸭，am’rai 腰花，牛奶鸡蛋烘饼，奶酪，还就着一杯上好的香茶。

阿杜姆仍步履艰难，脚上方的伤口没有愈合，好像反倒恶化了。自从听法国医生说自己染上梅毒而其实并没有，他便不信任法国医生了，只想求助于土著医生。一个黑人老头（确实相当友好）从一个小药袋中掏出一种草做的粉剂，以两法郎的价钱卖给他。阿杜姆将这肮脏的粉末撒在伤口痛处。次日脚并

未见好，昨晚，我们登陆后，看见这可怜的小伙子坐在沙地上，那条病腿埋在厚厚一层烂泥和粪便下。今天上午，护送我们的那个土著步兵获准阿杜姆用他极力推荐的某种植物汁。那是一种黏稠的浆汁，那个步兵用石头盛上几滴拿来。阿杜姆将它们涂抹到伤口上，结果感到钻心的灼痛。

所过之地变得越来越萧索。干旱之外又添大火的蹂躏。放眼望去，只见枯黄和黑色。一侧河岸边上有一点绿，另一侧则露出一线沙滩的金边。天之蓝近乎浅淡，水兼有绿、蓝和金黄，呈现一种优美柔和的色调。

正在形成中的小村，在任何一张地图上都还没有名字。五十来个土著，面带微笑，殷勤好客，一看见我们，就在正午的烈日底下敲着达姆达姆鼓跳起舞。女人们若没有那些将嘴唇拉得松弛了的可怕的唇盘，本来不会难看的。这真算得上最令人困惑、匪夷所思的做法，什么也解释不了，辩白不了——为此拿出的理论（使女人贬值，以免遭强人袭击）站不住脚。这些可怜的女人唇边总是流着口水，样子蠢蠢的，却无丝毫惨相；她们笑着，唱着，扭着，好像没料到别人会觉得她们不迷人。没有一个十四五岁以上的女子不这样毁了面容的[9]。

傍晚我们来到加姆西最外面的炮弹状茅舍前。这是过了洛贡河两支流交汇点后马萨族的一个小小的村落。太阳即将落山；一切都是粉的或蓝的，朦胧缥缈，如梦如幻。村前一片沙滩。

河中央有座奇怪的长条形小岛，一带狭长的灌木丛。不久，树丛上面落了数不清的涉禽，白的、黑的、灰的。不时又有新客来到，开始它们犹豫不决：哪儿都“客满”。唔！挤一挤，最

[9] 不过，她们的唇盘还比某些别的部落，尤其是萨拉人的唇盘小得多。——原注

后总能找到地方。

往下游去点，一座大岛尽头呈钝角，一大群鸭、野鸭、鹤将在那里寄宿过夜。

天边一线火光，那是正遭受火灾的草原，熊熊大火映红了一边的夜空。辽阔的平原上，相隔很远才有稀疏的灌木，这种匮乏更衬出村里三棵大树的伟岸。众多圆形茅舍中，最先见到的那些炮弹形茅舍比我能想象到的还要美。形状完美无缺，让人想到某种昆虫的作品或一种水果。针叶树的果实或菠萝。圆形茅舍内部睡着牲畜、家禽和人，但一点也不乱套，各有各的老地方；一切井然有序，一切干干净净。屋顶有时由三四根大树干或树枝支撑，它们斜放着，像卷进一个漩涡中一样；几乎就在它们脚下，是火炉，既能供暖，又能提供必要的光亮，让人分辨出靠着圆墙的奶牛群或山羊群。

畜群与茅屋其余部分由一垛低矮的短墙隔开，很像石井栏，这样厩中的粪尿就不致来污染茅屋整洁干净的地面。旁边一块小角落住着母鸡。这一切那么严格，布置那么得当；比例那么协调，那么整洁、“舒适”[10]，以至于人最深的感受便是舒适。

莫斯古姆

曾有寥寥几位旅行者谈及这个地区，这些村庄及茅舍，他们竟觉得只需指出它们的“奇特”，着实令我惊讶。马萨的茅舍与众不同，这不假；但它何止“奇特”，而是优美：尤其震撼我的，不在于它的奇特，而在于它的美，堪称白璧无瑕，完美无缺，浑然天成。毫无装饰，毫无多余物，那纯净的弧线，自房基至屋脊，没有丝毫中断，仿佛经过精密计算，抑或纯属必然；观者凭直觉可准确推算出材料的阻力。再往北或往南去点儿，

[10]此处原文是英文。——译注

那里的黏土里沙子掺得太多，便造就不出这般柔和耸起的线条。弧线终止于圆形开口，那是茅舍惟一的采光点，像阿格里帕的万神庙[11]一样。屋子外壁规则分布着许多凹槽，赋予几何形状以韵律和活力；它们可做踏脚蹬，使人可达屋顶；房子通常七八米高，有了这些凹槽，盖房时就无需脚手架了；房子是手工做的，如制作一只陶罐一样，这可不是泥瓦匠干的活儿，而是出自制陶人的手艺。泥土的本色便是房子的颜色，灰中透粉，与古老的比斯克拉[12]的墙色相仿。常有鸟粪将凹槽顶端染白，无意间更衬出凹槽的立体感。

屋内凉气袭人，人从骄阳似火的外面进来顿觉神清气爽。门的顶上，像个巨大的锁眼，算是陈列架吧，摆着些盆盆罐罐、家什器具。墙壁平滑光亮，上了釉。对着门口，有些东西，状如大鼓，用泥土做的，上面饰有各色凸起凹陷的几何图形，有白，有红，有黑，十分精致：这些是米箱。箱盖用黏土封固；上面光滑极了，和鼓面一样。渔具、绳索和工具挂在钩子上；有的还有一束标枪，一块灯芯草编的盾牌。白天最热的时刻，全家人便在那如墓穴般朦胧的光线中生息；夜里一干家畜家禽：牛、羊和鸡也回到家来，它们各有各的专门的一角，都各就各位，干干净净，秩序井然。门一关，便与外界不再有任何交流，完全是在自己家里。“我的确身处幽冥，与外面毫无往来。”

除了人和家畜家禽，茅舍还容纳着一群特殊的生灵；尾巴半白的燕子在穹隆顶部筑了巢；蝙蝠绕着那惟一一束光线盘旋，翅膀隐约可见；小蜥蜴顺着墙飞快地爬行；墙上还散落着肉赘似的突起，那都是筑巢蝇的窝。

想想一头奶牛钻进这样一个“炮弹”里睡觉的情形吧。它

[11]古罗马神殿，阿格里帕修建。——译注
[12]阿尔及利亚的一座城市。——译注

低下头刚好能过去，门和它的体形正好般配，这倒解释了门半腰加宽的原因。门框凸出，往往刻有花纹。惟独此处的墙很厚，门洞几乎形成个走廊，宛如海螺的开口。不用说，多少世纪以来，这些弧线、尖脊、门墙斜削一如既往。是的，这一切真的很美，如同天造地设一般。啊，但愿不要有哪位过于热心的行政长官，以保健原则为名，来凿通这些墙壁，开上几扇窗户，将这些纯净的质数化为不知哪个公约数。

这些“炮弹”，大小不等，分成一个个小群体。往往房基互相接触，但并没有彼此贯通，因为弧线总是从地面升起，若画张平面图，相切的圆弧天衣无缝。连接房屋的通道形成露台。偶有一座圆形塔楼，打破这千篇一律的整体面目。一垛矮墙环绕在一间间茅舍周围，将同一集体的所有建筑联在一起。

有些茅舍前敞开一片踩实了的平坦的空地，马萨人在上面浇灌黄米，等它萌芽、发酵了，就可以酿制“皮皮”（类似啤酒）。就连这块平地，也和属于马萨人的一切一样，轮廓分明，形状完美。

除了当地人及其畜群居住的“炮弹”和圆形塔楼，围墙内还可见到另外一些“炮弹”，明显小得多，没有立体凹槽，但时而刻有虫迹饰和方格饰。这些小号炮弹不直接坐落于地面，而建在交叉叠放的树枝堆上。这是贮藏黄米的谷仓，必须避开老鼠、虫子，还要防潮。用草编扎的双层环带助人攀至细长的顶部，舀取存粮。

值得一提的还有，住宅左近，地面上，东一处西一处，隆起些圆包包，跟光滑的灯泡似的，那都是坟冢。

我们到的这一天，村里几乎阒无一人，全在田里干活。我们决定赶往普斯，征调来的挑夫正在那里等候，不久要陪我们去马鲁阿。

普斯哨所位于洛贡河对岸（属喀麦隆）。日暮时分，我们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